



斗争的哲学

大连起重机厂机械车间三工段工人学哲学的故事

达起文 吕群文 编写

辽宁人民出版社

斗争的哲学

达起文 吕群文编写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大连印刷一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frac{1}{32}$ 印张: $\frac{7}{8}$

字数: 15,000 印数: 1—14,000

1973年4月第1版1973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2090·7 定价: 0.08 元

毛主席语录

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

我们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

目 录

在风浪中成长.....	1
“老母鸡”下出了“凤凰蛋”	4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7
眼见不一定为实.....	9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12
三学“一分为二”	14
七次革新的启示.....	18
反骄破满 不断前进.....	20

在风浪中成长

一九六九年冬天的一个早晨，早班的工人一跨进车间的大门，便觉得与往常不一样，只见板报前围满了人，一个个都乐呵呵的。有的在专心看板报，有的边说边比划着，气氛可真热烈！走近一看，原来板报上贴着机械车间三工段工人学哲学小组宣告成立的喜报。机械车间三工段工人学哲学小组迎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阵阵凯歌诞生了。工人们实现了多年的愿望，他们心里那股高兴劲就甭提了。刘敬瑞同志和几个老师傅凑在一块聊了起来，一些青年工人也凑过来倾听师傅们的议论。当刘敬瑞同志讲到一九五七年他们就想成立学哲学小组，但是被大叛徒刘少奇及其代理人硬给压下去了，如今党组织坚决支持工人学哲学，积极组织工人成立学哲学小组时，青年工人小赵激动地说：“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打倒了，领导又这样支持，今后我们可以顺顺当当地学哲学了。”老刘看了看小赵语重心长地说：“可不能把事情看得这么简单啊，学哲学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懂得矛盾，懂得对立统一规律。任何事物都存在着矛盾，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和变化。事情就是这样，有矛必有盾，有赞成的就有反对的，我们不要设想学哲学小组成立以后，就没有斗争了。”

事情的发展，恰恰是这样。学哲学小组成立后，并不是风平浪静了，个别受“哲学神秘论”影响较深的人，就表示怀疑，在群众中说什么：“这帮大老粗，还想学哲学，真是

瞎胡闹。”

“问问他们懂得什么叫哲学？哲学的定义是什么？这帮人要是能学出个名堂来才怪哪！”

在冷嘲热讽面前，学哲学小组有的同志吃不住劲了。左考虑，右寻思，觉得“树大招风，事多有过”，还是老老实实干活算了。

为了帮助个别同志提高认识，党支部书记连本发找这个扯扯，跟那个聊聊，把学哲学小组每个人的心思都摸了个透。然后，组织大家一起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实践论》。

经过联系实际学了几遍，大家思想开了窍，心里亮堂了，加深了对毛主席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的伟大教导的理解。这时，连本发对大家说：“我们是工人阶级，天天和三大革命打交道，说到根儿，我们最有资格学哲学，也一定能够学好用好哲学。”

毛主席的教导为学哲学小组的同志指明了方向，他们顶住了冷嘲热讽，决心在斗争中学下去！

一九七〇年四月初，机械车间三工段工人学哲学小组的同志，在工段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厂里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当时，个别受“阶级斗争熄灭论”影响较深的人，对学哲学小组的同志积极揭发坏人坏事看不惯，认为“管得宽”，并给学哲学小组贴了一张大字报，指责他们这也不是，那也不对。

就在这时，一个坏家伙以为有机可乘，暗地里幸灾乐祸

地说：“哼，看这帮人还敢再张罗！”在群众中散布流言蜚语，挑拨离间，妄图搞垮学哲学小组。工人们针锋相对，严词批驳，吓得那个坏家伙夹着尾巴溜了。“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一次，学哲学小组的几个同志正在谈论学习体会，那个坏家伙偷偷推开门，把脑袋探了进来，假惺惺地说：“嘿嘿，你们哲学学得不错啊！不过我劝你们还是少得罪人为好，免得再让人家贴大字报。”

听了这话，大家真是火冒三丈，蓦地一下子全站起来。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学习哲学就是搞斗争，不搞和稀泥！对错误的东西就是要揭露，要批判，该‘得罪’的就是要‘得罪’，革命者从来就不考虑个人的得失！”那个坏家伙一看形势不妙，两只贼眼一转，便象捣蒜一样连连点头，哭丧着脸说：“对不起，对不起，都怪我这张嘴胡说八道。其实，我也是一份好心。”学哲学小组的同志们斩钉截铁地说：“你的心我们看透了，趁早收起你那份好心吧！告诉你，凡是反对工人学哲学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面对着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现实，学哲学小组的同志们遵照毛主席关于“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伟大教导，狠批了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和广大群众一起写出革命的大字报，揭露那个坏家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破坏群众学习毛主席哲学思想的罪行。后经车间党组织调查核实，终于揪出了这个混进革命队伍的反革命分子。

常言道：一场雨，一寸苗。经过阶级斗争风浪考验和两条路线斗争的锻炼，机械车间三工段工人学哲学小组更加如

饥似渴地学习哲学，朝气蓬勃地战斗在三大革命斗争第一线，从一个小组发展到十三个小组，从七个人发展到二百多人，在斗争中不断成长，不断前进。

“老母鸡”下出了“凤凰蛋”

要说老母鸡下凤凰蛋，谁都不会相信。不过，听了这段故事后，真会使你开脑筋。

那是在一九七一年的三月，兄弟车间为了解决生产中的关键，要自己制造一台设备，急需机械车间协助加工两个油缸。由于油缸体积大，精度高，一般机床都加工不了，只有别的工段有一台大车床能加工，但它又忙得不可开交，没法子，两个油缸只好躺在车间睡大觉。

一般机床真的加工不了大油缸吗？学哲学小组的小时和几个青年工人知道这件事后，把两个大油缸的图纸贴在工段的黑板上，并且写了一篇《怎么办，大家想想看》的文章。

这一贴，工段里两个一帮，三个一伙，议论得可热闹了。

“真新鲜！别的工段加工不了，我们能干出来？”

“可不是，小机床加工这么大的油缸，别说干，就是看也没看见过。要是能干出来，老母鸡也能下出凤凰蛋。”

大多数老工人却认为，认识不是天生的，本领不是固有的，只要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实践，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努力创造条件，就能攻破难关，完成加工大油缸的任务。

小时和学哲学小组的几名青年工人，听了老工人們的议论，很受启发。下班后，他们聚在一起，带着加工大油缸的

任务，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他们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等伟大教导，信心更足了。当他们学到“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时，心情豁然开朗。小时首先开了腔：“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战争与和平、好事和坏事等等，都可以依据一定条件互相转化。那末，大和小难道在一定条件下就不能转化了吗？关键在于我们要创造出矛盾双方相互转化的条件。”几个小伙子一听，劲头更大了。

初生牛犊不怕虎。小时和几个小伙子，在毛主席哲学思想指引下，在老师傅们的鼓励下，仔细研究了油缸的特点和技术要求，分析了小机床和其他机床的现有条件，认为，只要发挥几种机床的综合作用，就可以使机床的能力相对地加大，使油缸相对地变小，就可以具备加工大油缸的条件，代替大机床加工油缸。这样一分析，大家信心更足了，小时把手一挥说：“能不能干，实践中看，没有见过，把它干出来不就见到了吗！”

于是，他们就把加工油缸的想法向党支部作了汇报。党支部对这一行动表示坚决支持，并要求他们在战斗中，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一定要完成任务。党支部的支持给了他们勇气和智慧。

第二天一早，小时和几个小伙子，请来一些老工人，召开了现场“诸葛亮”会。大家根据以往的实践经验，进一步肯定和充实了用小机床加工大油缸的方案。

就这样，加工油缸的战斗开始了。

他们首先采取车床车外圆，镗床镗内孔的协同作战方法，攻下了粗加工这道难关。

接着，又在镗床上用小镜反光的方法，解决了油缸内孔和里面的端面加工时看不见的矛盾。

大家敢打敢冲，不断踢开拦路虎。在进入精加工的最后阶段，矛盾更突出了。虽然采用了几种方法，油缸内孔的光洁度仍然达不到质量要求。有的人犯愁了，有的人着急了，风言风语也随着来了：

“这些青年人真是脸盆里扎猛子——不知深浅。”

“我说干不了，就是干不了，怎么样？”

干不了？暂时没干出来不等于干不了！

党支部和一些老工人看出了青年小伙子们的心思，鼓励大家说：“世界上只有已经被认识和尚待被认识的东西，绝没有不可认识的东西。只要坚持实践下去，一定能取得胜利！”

怎样才能使光洁度达到要求呢？

党支部组织老工人和青年工人一起研究，集思广益，想办法。有的人说：“油缸要是能光到光刀这个程度就达到了质量要求。”接着，有人就提出：“光刀的刀刃是用油石磨的，既然油石能磨光刀刃，为什么油石不能当光刀来光油缸内孔呢？”一句话，提醒了大家。“对呀！咱们试试看。”大家把油石固定在刀杆上，油石随着刀杆飞旋起来。

“唰——唰——唰”大家仔细倾听着摩擦声，慢慢的，摩擦声没有了。停车一看，原来，油石磨损后，接触不上加工面。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跟踪而来。小伙子们脑子快，办法多，受到打火机里弹簧顶着火石这个简单原理的启示，又把油石固定在弹簧上，经过几次试验，终于成功了。

人们围着这两个锃明瓦亮的油缸，高兴地说：“用实践第一的哲学观点指导革命实践，‘老母鸡’也可以下出‘凤凰蛋’！”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一九七〇年九月，小王从学校分配到机械车间三工段。她心里头想：工厂是个大熔炉，进了工厂门，都是一家人；穿上工作服，都是师和徒。一心想跟个技术高的师傅学好技术，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由于她思想上少了阶级斗争的弦，眼光也就短了。

组长彭连利感到小王积极钻研技术的精神很可贵，然而发现她阶级斗争观念却有些淡薄，为了提高小王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老彭和小王一起学习了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是青年的一门主课”的伟大教导和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介绍了班组阶级斗争的情况，狠批了刘少奇一类骗子鼓吹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使小王认识到，在阶级社会里，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阶级斗争，这是客观存在的，不会因时间的先后而消失，也不会因地点的差异而熄灭。因此，进了工厂门，不一定都是一家人；穿上工作服，也不一定都是师和徒，决不能为了学技术而忘记敌我友。

老彭的一席话，使小王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一天，小王看到一个被监督改造的坏分子干活磨磨蹭蹭，偷懒耍滑，就厉声喝道：“这些活等着要，你知不知道？”这家伙慢条斯理地说：“岁数不大，管事不少，抽袋烟你也管得着！”

“哼！你一袋接一袋地抽个没完，耽误生产，我就是要管！”

这时，那个坏家伙装着一本正经地说：“小王，我好赖是个师傅，你不要把我当外人。”

小王一听更来气了：“收起你那一套，你是什么师傅，你是一个坏分子，偷懒耍滑，我就要和你斗，你只有老老实实接受改造，才有出路。”

那个坏分子觉得小王真有点难对付，打那以后，便千方百计地从技术上卡她。

有一次，那个坏分子把一个不合格的钻头偷偷放在小王的机床上。小王用这把钻头干活时，钻头空转就是不出铁末。这时，那个坏分子便鬼头蛤蟆眼地乘机讨好说：“不要紧，我给你磨磨，保准好使，你不好好跟我学技术，什么也学不会。”

小王一听这话不对味，很气愤地说：“你想用技术来卡我，让我放弃对你的斗争、对你的监督改造，是绝对办不到的！”

这些事，小王都告诉了老彭。老彭意识到，这是一场争夺接班人的斗争！深深感到帮助青年工人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接好革命的班，自觉地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便把进一步帮助小王提高阶级斗争觉悟的想法向党支部作了汇报，并按照党支部的意见，又一次对小王进行了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和她一同学习了毛主席关于阶级敌人“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

争看得太简单了”的伟大教导，使她认识到，那个坏分子时而从技术上施加压力，时而散布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来腐蚀拉拢，正是阶级斗争复杂性的表现。只有牢记党的基本路线，掌握阶级斗争的规律和特点，才能正确认识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保持清醒的头脑，识别和揭露阶级敌人的各种花招，取得阶级斗争的主动权。

在批判这个坏分子的会上，小王彻底揭露和批判了他利用师徒关系，贩卖“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抗拒改造的罪行。使那个坏家伙在事实面前不得不低头认罪。

经过党的教育和阶级斗争的锻炼，小王头脑里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了，眼睛也亮了。从此她勇敢地参加阶级斗争，积极地为革命钻研业务技术，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不断前进。

眼 见 不 一 定 为 实

一天，在工段召开的学习毛主席哲学思想经验交流会上，四组组委会成员邹凤玉讲了一段体会：“俗话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其实，有时候眼见也不一定为实。”

乍一听，大家还觉得她是揣着明白说糊涂呢。可再一听，“事物的本质和现象是统一的，本质都是通过现象表现出来的。现象是本质的表现，但有些现象往往通过歪曲的形式来表现本质的，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假象。因此，要真正认识事物，就必须用毛泽东思想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全面地看问题，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才能为实。”小邹这么一讲，同志们都觉得说的有道理。接着，她讲了为什么有时候眼见不一定为实的几件事。

一天，组里有人向她反映说：“刘师傅每天给孩子喂奶总是要比规定的时间晚回来几分钟，影响不好。”

说也巧，有一次刘师傅给孩子喂奶回来的时候，正好被小邹看见了。她看了看表，时间超过了半个钟头，心想：以前我只是听别人说，这回可是亲眼见的，说话可有证据了。想着，她就朝刘师傅走去。

要批评人，脑袋里总得先考虑考虑。小邹边走边琢磨词儿。就在这时，毛主席关于“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的教导在她的脑海里浮现出来了，心里头就象飞旋的车轮一下子刹了闸，愣了一下：对啊！下结论要先作调查研究，自己怎么能凭这一听一见就去批评人呢？

于是，小邹转身走到刘师傅对面机床的几个同志那里，作了一番调查。事情并不象她原来想的那样。最近，刘师傅给孩子喂奶每次回来得都比较早，今天机床上的活很忙，为了完成生产任务，规定的喂奶时间已经过了，她还没顾得上去。后来，在同志们的再三催促下，她才去。按规定的时
间，她还提前回来了几分钟哩！

听了这样的介绍，小邹脸上火辣辣的，心里头热乎乎的。虽然是件小事，却反映了自己头脑中唯心论的先验论在作怪。

夜里，小邹又重温了毛主席关于调查研究方面的论述，正如毛主席批评的那样：“仅仅站在那里远远地望一望，粗枝大叶地看到一点矛盾的形相，就想动手去解决矛盾（答复问题、解决纠纷、处理工作、指挥战争）。这样的做法，没有不出乱子的。”她用毛主席的教导，总结了一天的工作，深刻体会到：虽然自己生活在班组里，但要做好思想政治工

作，也必须老老实实地做好调查研究，克服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有些事，常常亲耳听，亲眼见，但听，不一定听得全，听到了这一面，可能没听到那一面；见，也不一定见得实，见到了这一时，可能没见到那一时。要听得全，见得实，抓住问题的本质，就必须坚持调查研究，占有丰富的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研究分析，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然后再把这个理性认识拿到实践中去检验，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才能做好工作。否则，凭主观想象，凭一听一见就下结论，肯定做不好工作。

小邹懂得了这个道理，工作做得比以前更扎实了。有一次，小邹开会回来，看到组里有个徒工闷闷不乐，小邹问了半天，她也没吱声。后来小邹在学习室里，正巧又看到那个徒工的师傅坐在屋里心情也不舒畅。到底师徒俩发生了啥矛盾？有一个同志悄悄地对小邹说：“这个小徒工还得了，她把机床卡盘撞坏了，师傅没说上几句，就用车刀摔师傅。”

小邹听了以后，马上问：“你看见她摔了吗？”

“那还有假！你去看，车刀还在她师傅机床旁边哪。”

事情这么明摆着，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小邹没有立即下结论，而是到群众中作了全面的了解，弄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原来是这样：这个徒工由于不小心把卡盘撞坏了，心里非常难过，不知怎么才好，便把坏刀落了下来扔在身后的一堆铁屑上，结果车刀从铁屑上滑到她师傅的脚边，她师傅在考虑，徒弟出了事故，自己也有责任，刚才批评徒弟时有些严厉，耽心徒弟吃不消。事情弄清楚后，小邹同组长当天就找了他们师徒俩谈心，总结经验教训，解除了思想顾虑，两个人又高兴地并肩战斗在抓革命、促生产的岗位上。

听了小邹的发言，大家议论纷纷：“讲的真开脑筋，真是眼见也不一定为实哩。”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一九七一年的八月，离月末还有三天的时间了，磨床工人老彭接受了三百多个闸轮加工任务。他心里算计着：加工一个闸轮最快也得三十分钟。照这样干，几天几夜不睡觉，到月底也只能完成一半，这势必要影响全厂生产任务的完成。怎么办？

学哲学小组的同志们知道后，便来到机床旁和老彭进行分析研究，献计献策。

刘敬瑞先开了腔：“哎！我有个想法，要是把闸轮先在车床上车一刀，留下很小的余量再到磨床上加工，这样不就快了吗？”

刘师傅话音刚落，有人就说：“淬火后的闸轮硬度高，在车床上加工，不是打了车刀，就有可能把刀磨红退了火，过去我试验过，这个法子行不通。”

听了这话，有一部分同志也觉得，车床加工不了淬火后的闸轮的结论，有一定道理。

淬火后的闸轮，车床究竟能不能干？正在两种意见争执不下的时候，工段的领导来了，同大家一起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论述，作了进一步分析。大家认为：车床能干与不能干的关键，在于能否找出矛盾的特殊性，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盲目地去干，就不能干好。只有掌握了矛盾的特殊性，经过反复实验，总结经验教训，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办法。

这么一来，大家便集中精力来研究车床加工淬火后的闸轮的矛盾特殊性。一个老工人挤到前面说：“咱们再联系实际分析分析。前些日子，咱工段搞技术革新，需要在轴承外套上车一个槽。开始，我根据以往的老经验：对材质硬的加工件用慢速切削的办法加工，结果，车刀接触轴承外套后，时间不长就发红退了火。后来，我加快了切削速度，加大了吃刀量，结果，零件加工好了，刀也没有打。大家琢磨琢磨是什么道理？”

不琢磨，不知道，细琢磨，心开窍。大家通过对加工轴承槽的分析，受到了很大启发。认为，刀的硬度和零件的硬度是客观存在的，为什么在加工时，采取慢速切削失败了，而采取快速切削就成功了呢？看来，切削速度的快慢关系重大。切削速度加快了，刀发热后硬度会相应地降低。但是，刀的材质耐热性强，硬度只会略微降低。比较之下，部件同刀的接触点发热后由于不具备刀的耐热性这个特点，硬度便会显著降低。这样，就形成刀的硬度大大超过部件硬度的另外一种状态。也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以我之长，克敌之短”可以取胜；在特殊情况下，“以我之小短，克敌之大短”同样也可以取胜。

这时，工段长老姜接着说：“对，看起来在速度问题上大有文章可作。加工闸轮，咱先从提高切削速度上试试看。”

试验开始了，车床工人根据加工轴承套时的速度，把车速打到每分钟六百转，只见火星飞溅，车刀吱吱叫，不一会儿车刀打了。

这时有的人沉不住气了。工段长老姜把大家招呼到一起，对车刀为什么会打，在现场进行了分析：为什么采用了加工轴承套的成功速度，加工闸轮就失败了呢？通过分析发